





指三公唐之三司指三法司五代以來指會計三司  
明則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為三法司都察院即御史  
臺與唐制同此可見古今名稱之不同矣

書有若敬宜生孔安國傳云散氏宜生名孟子集註  
亦因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  
堯妃敬宜氏女當以敬宜為氏

忌日之禮中土古者專用甲子周年有六度忌日後  
世則周年唯一日本國近世之俗每月遇其日素食  
薦奠然古無其禮也但年越前國長臣蘆田圖書東  
先人問之先人有答書載于文集中其後秋田儒職  
木村松軒寄書引禮喪大記大夫父母之喪既練而  
歸朔月忌日則歸哭宗室文云若使一年唯一忌日

則既練之後至大祥無忌日之可言又既有期祥之  
文則不可復言忌日又引三國志云諸帝崩殂本  
紀直用甲子而註中或書若干日可知古者忌日亦  
如今時之俗月、用之也蓋不然也古人之忌日必  
用甲子如曰四月己丑孔丘卒每己丑日是孔子忌  
日也然則自小祥至大祥一西年間遇六忌日故喪  
大記云爾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書引博  
士荀爽言云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  
年日數此似與古不同詳載于杜氏通典凶禮部又家  
禮儀節大祥下注云第二忌日也可見後世一年只一  
忌日以某月第幾日為忌日矣

古人之數日皆用甲子起數而未嘗言某月幾日以

數呼日其肇於漢魏之間乎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  
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豈自其時漸然乎將後世之推  
託亦未可知也蓋干支相乘衍成六十以數年月日  
然原其本則十干之起因日十二支之起因月二者  
相因為十干隨斗杓所建以方位命之故有子丑寅之正而呼  
正月二月日直以十統之故十日謂之決旬春秋  
傳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如上戊上辛上丁及詩之  
吉日維戊易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等類皆以十干  
稱之猶以十二月為一歲以十二歲為一紀也不拘  
月之大小四時之變而直以一甲為一辰絳縣老人  
所稱四百四十五甲子者亦非故造為難解之語以  
屈人也亦隨當時數日之法而衍之耳爾雅記十干

曰歲陽月陽亦見矣是知古者不唯忌日用甲子而  
凡百之事紀日皆用甲子而不舉日數可知也  
瑯邪代醉云星經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  
紀年用歲陽歲陰名爾雅有歲陽歲名又有月  
陽月名然則支干果不紀年月也思說可取也  
度量之制古者短而小後世長而大蓋後世事煩物  
繁不能不併省亦勢之使然也大抵漢之一升較今  
之壹合而輕唐之一升較今之二合半許不知國家今  
日所用以何世為準耶漢書匈奴傳王莽將嚴尤  
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糶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  
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據此則一人日費六  
斛每日食率六升一牛所載三十八斛重也以今制

準之則一人日食五合。一車載四斛，則漢之量較今之量十分一而輕矣。于定國能飲酒至一斛，不亂。近今之一斗，所謂中二千石者，不滿二百斛也。唐書食貨志曰：代宗即位，議者以為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為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又唐文粹陸龜蒙送小鷄山樵人序，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據此，則一人日糧每日率二升，或一升七合許。唐之量較今之量，則殆四分之一矣。大抵漢之一升，今之一合，唐之二升，今之二合半。考古方分兩者，不可不知焉。宋書何胤傳，胤為庾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升，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據此，則日率一升二三合食，以此為年老而食減之証。

聖武天皇十一年四月己亥，今天下諸國改馱馬一疋，所負之重大二百斤，以百五十斤為限。

中國曆法自黃帝以來，凡七十七變。自黃帝至魯曆，皆以四分起數，所謂課六曆之疎密是也。自漢太初曆以來，至五代王朴顯德欽天曆，凡五十一變。宋代凡十八變。至元郭守敬作授時曆，法一新。廣治平略云：其法一以攷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閏之日為閏應，而曆代所謂日法俱廢矣。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明氏亦仍其法改名大統曆清曰時憲曆本朝  
久用唐宣明曆乃穆宗長慶二年所作吾國清和  
天皇貞觀三年辛巳始用之經八百二十五年而至  
貞享元年甲子改用授時曆法賜號曰貞享曆以  
至于今然元祿癸未年清曆東來題曰造福全書  
係坊間私刻節氣大小亦不同但冬至不異耳  
中國古者稱一兩者有二法十六銖為一兩又二十  
四銖為一兩秦始皇及漢高后鑄半兩錢其重皆  
八銖此十六銖為一兩也今本國金一兩為四分一  
分為二銖者遵此制也及唐武德初鑄開元通寶  
錢其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此二十四銖為一兩  
也中國錢銀重十錢為一兩者依此法也

昔者二十四銖為一兩二十四兩為一斤無以錢言者  
自開元錢起而十錢重準一兩故銀重準錢一文  
重者稱之一錢積而至十錢重為一兩自是銖兩之  
名廢而以幾兩幾錢幾分起數矣國家近代之制  
則以錢起數而十之為十錢百之為百錢千之為一  
貫目而不以兩計之也故中國之所云百兩今之一  
貫目也

前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  
重以銖國語曰周景王鑄大錢班固曰文曰寶貨然  
其制度之詳不可得而考也及秦兼天下鑄錢文曰  
半兩重如其文漢興更鑄莢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重八銖文曰半兩自此之後制度不一輕重又殊及列

宋孝建元年更鑄四銖錢始以年號為文曰孝建  
背文曰四銖年號配錢始于此及唐武德四年鑄文  
曰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得  
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回還可讀以  
通寶名錢始于此自是之後或稱泉室或稱元室或  
稱重寶皆配以年號而不別立名德宗建中初鑄建  
中通寶自是之後五代宋已來皆沿唐制必配年號  
曰通寶云

宋之量亦與唐準沈存中筆談云米六斗人食日二升  
二人食之十八日盡又按周（癸辛雜識）宋時杭城仰  
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  
可以支一日之用據今制口食日率五合而言則宋之

一升亦與今二合半準與唐同也閻朱之瑜談綺官升  
以日本六合為一升河南以八合五勺為一升餘姚縣  
四合為一升是謂御升大較通四方以五合五勺為升  
據此則明清之升較唐宋則加倍視本朝則減半  
中國上世不有木綿但文莊說元時初入中國然元太  
冲蜀都賦布有撞花梁武帝有木綿皂帳演繁露云  
唐環王傳出古貝草也則其來也久矣但衣被  
之盛則自元時然故文莊云爾吾國古者亦不聞有  
綿布上古有由布譯以木綿西峯謂非今之木綿穀  
卽是本國之有木綿始乎桓武之時類聚國史云延  
曆十八年七月有一人乘小船漂著參河國以布覆  
背有犢鼻不著袴左肩著紺布形似袈裟年可廿

身長五尺五分耳長三寸餘言語不通不知何國人  
大唐人等見之僉曰崑崙人後頗習中國語自謂  
天竺人常彈一弦琴歌聲哀楚閱其資物有如棠  
者謂之綿種依其願令住川原寺即賣隨身物之  
屋西墀路邊令窮人休息焉後遷住近江國  
分寺十九年四月庚辰以流末崑崙人如棠錦種賜  
紀伊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土九及大宰府等諸國植  
之其法先簡陽地沃壤掘之作穴深一寸衆穴相去四  
尺乃洗種漬之令經一宿明且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之  
以手按之每旦灌水常令潤澤待生芸之至今紀泉之  
境種植甚饒古者相土宜而命之也

周之都邑之制詳見周禮匠人職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國中九經九緯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以吾邦  
法校之在方三十町以內地此周之制也漢舊儀曰長安  
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  
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三輔決錄曰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  
二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緯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  
路之十二之通門是也此謂漢都邑之制也  
洛陽伽藍記云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六  
千餘以方三百步為里三門後魏高祖遷都洛陽東  
南各三門西四北二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達此後漢都邑之  
制也

唐長安曰京城依周隋之舊周明帝二年分長安為萬  
年縣與長安並居京城隋改為大興縣唐受禪復為



万年與長安並為赤縣。万年縣治宣揚坊。領朱雀街東五十四坊。長安縣治長壽坊。領街西五十四坊。皇城在京城之中。京城十門。東南西各三。北一門。皇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東<sup>西</sup>門。南三門。南面中央曰朱雀門。又洛陽置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見六典。此唐東西二京之大略也。本朝都邑之制亦遵周制。兼用漢唐之法。桓武之時。定鼎城州。置平安城。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八町。東西各有京極街。中央有朱雀街。即今之千本通也。以東曰左京。領三十坊。左京職司之。以西曰右京。領三十坊。右京職司之。南北有九條。一條至二條相距十町。二條至九條相距各四町。一條<sup>北</sup>二町為北邊。皇內在一

條二條之間。東西距京極各十二町。其廣東西方八町。南北方十町。四面各三門。又有上東上西二門。凡十四門。其南面正門曰朱雀門。故直門大路。二條至九條曰朱雀通街。闊二十八丈。此皆倣周之九經九緯。漢之十二門。唐之長安之制。而稍加損。左京準唐之万年縣。右京準唐之長安縣也。凡每坊有垣有門。以護居人。左京職式曰。凡大路建門屋者。三位以上。參議聽之。其城坊垣不聽開。此城垣平安城垣也。坊垣每坊之垣也。今每條尚有坊門之名。大寶田會云。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為段。十段為町。此一段容方一步者。三百六十箇。一町容方一步者。三千六百

箇中國奏漢己未曰畝曰頃。按字書即百畝之地。本無町名。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傳云。町原防。杜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賈逵曰。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賈說本無所據。先儒不取。然以町量田。始見于此。本朝所段之制。恐取於此。字彙所注。田區畔埒。令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為段。十段為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義解云。段地獲稻五十束。稻春得米五升也。即於町須得五百束也。此先王之制。方一町所出春米二十五斛。而公稅收二十二束。則是一斛一斗也。殆近於二十而取一。

和銅三年。大宰府及播磨國獻銅錢。九月乙丑。禁天下

銀錢。四年五月己未。以穀六升當錢一文。令百姓交關各得其利。

和銅六年三月詔。諸國之地。江山遐阻。負擔之輩。久苦行役。宜持一囊錢。作當廬。給國郡司等。募豪富家。置米路側。任其賣買。

布帛之制。字彙杜預曰。二丈為端。二端為兩。所謂疋也。字彙布帛四丈為匹。六書正譌曰。匹曰四丈。則八端故从儿。象束帛之形。又馬影四丈亦借用曰匹。別疋非。按本朝古制。孝德天皇二年定田一町出絹一丈。四町成疋。長四丈。廣二尺半。純二丈。二町成疋。長廣同絹。布四丈。長廣同絹。純一町成端。至文武天皇大寶中。定令絹純長五丈二尺為匹。廣二尺二寸六分。成疋。布五丈

二尺為端，廣二尺四寸，二所成端，與孝德之制稍不同。然謂絕必曰匹，布必曰端，則據唐之制，與杜預二端為匹之說異矣。本朝今制，則亦與杜說同，不知何時而然。通典：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注云：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據此，則唐之一畝，今之二百四十坪，一頃二萬四千坪，準四町而不足。

天武天皇十一年三月丙午，命境部連石積等更肇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今不傳。卷秩甚多，悉訓譯之書，始制文字，豈至如此之繁。

聖武天皇天平二年正月，天皇御大安殿，宴五位以上，及晚，移幸後宮，主典以上陪從踏歌，且奏且行，引入

宮裡，賜酒食，因令闍短藉。書仁義禮智信五字，隨字賜物，得仁字者絕，義字絲，禮字綿，智字布，信字段，常布先王之時，燕間嬉遊，亦存文雅，今尚可想也。

本朝玄蕃寮，乃唐之鴻臚寺也。掌蕃客浮屠之事。唐時亦有宗玄署，掌佛老事。主客郎中，高宗時改云司蕃郎中，掌待遠人。本朝命鴻臚曰玄蕃，義蓋本於此。本朝彈正臺，乃唐宋御史臺也。秦時曰執法。唐武后時改云肅政臺。本朝孝謙時改云糾政臺。

有云日本之祖與三韓同種者。桓武帝時詔焚毀其書，事見神皇三統紀。

按續文獻通考，明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

此又虛數也。按此則明氏極盛之時，勝兵不滿百萬，想其衰弊之際，不唯半之矣。

後水尾帝時，勅以活字刊皇朝類苑，分賜諸臣。搢紳之家，今尚有藏者，亦散于民間。或充穀買，七條殿亦在賜中。先人借覽有年，甲寅之歲燬于火，亦可惜也。聞中國此書已亡，亦無刊本。

修文殿御覽一千卷，梁時所纂，修貝平親王為談岑僧增賀所撰，弘決外典，鈔引用書中，具存其目。當時其書行于世，可知。今世不聞復有，其書魏徵所修群書治要本朝旧傳其本，前時尾藩刊藏其書，貴戚搢紳之家或藏其本。此等書中國在亡不可知也。文獻通考事文類聚等書出，前代類書多束閣焉。平相國清盛時

宋高人齋到大平御覽，清盛購而奏進，間事見三槐記。想當時甚難得之書，今日商舶歲湊于崎港，此等書不難得也。

相傳慶長亂後，比年豐稔，京師米價斛率十八錢，後至二十四五錢，既而漸次涌貴，四十年前平價不下四十錢，延宝之間薦飢，斛至百三四十錢，餓莩載路，棄兒空屋比，而在其後豐歉不常，時有低昂，二三年來常價不下七八十錢，壬辰已來愈致沸騰，癸巳五六月之間，精米至二百錢，百物亦隨擡價，酒一升酬二錢餘，油一升酬九錢餘，物價之貴，前代未曾有也。然民無飢色，買奴婢多不易致也。蓋工商傭作者亦自貴賣，故亦相通融，士庶中人無販賣土田之資者，甚困自是而穀價浸增，脫粟價溢二

百及乙未之歲諸州豐穰價減三之一然積弊之餘且官吏大農傷於穀賤百物難售困猶初也

本朝選叙令凡職事官之父母合侍者並解官且應侍

人才用灼然要籍駢仕者令帶官侍又職原藏人所

下云為要籍駢仕六位中選良家子令候殿上謂之非

藏人按要籍唐人之語亦以名官通鑑唐德宗紀楊惟

岳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胡三省曰要籍官亦唐

時節度衙前之職又曰要籍乃節度使之腹心也朱滔

王武俊之相王改要籍曰承令又李懷光曰李晟既欲

別行其亦都不要籍胡三省曰要者須具用籍者借具

力當時諸鎮有要籍官所以名官之意如此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定大射祿法親王二品諸

以下文學

王臣二位一箭中外院布二十端中院二十五端內院

三十端三品已下有差其中皮者一箭同布一端若外

中內院及皮重中者倍之其事詳于續日本紀所謂

院者射棚以皮造之其的為三重圈子因謂之院本唐

六典內院今之射的當中黑星宋儒語錄所云紅心者

也院談文有周垣之義蓋取此也

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塹試射長塹

三十祭不出第三院為第一入中院為上入次院為次上

入外院為次

內裡式正月也十七日觀射式射人進就射位射之中的則獲

者捧的稱所中之規隨矢陳密叩鉦有數外規一響次規二響內規三響

中皮者以白旗指示所中處亦皮一皮二隨即槌鼓一聲

並賜物有差。胤按外規次。規內規。即外院中院次院也。史記田儼傳。贊。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之名始見于此。其後揚子大玄有八十一首。猶易之六十四卦也。後世詩文一篇。你一首。恐出於此。語類八卷。朱子云。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它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按影以画示卜。兆其法。出于管輅。宋王淵之。澠水燕談錄云。術士李杲。忘其姓名。亦傳管輅軌格法。画卦影。頗有驗。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画水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龜圖象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虽不同。而其影皆同。又宋彭乘墨客揮犀載。大尉李璋嘗命蜀

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画一鳳。止於林下。有湖。又画一鳳。立於臺。又画衣紫而哭者五人。後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五子。聞璋病。悉來奔視。翊日璋卒。果臨其喪者五人。東軒筆錄亦載費孝先為李璋作卦影。其事大同小異。又曰云。又仇池筆記云。至和二年。費孝先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林。乃師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此事与梅花心易所載事同。所謂卦影者。如世近世。乱筆亦類此。伯州醫生松田生云。鄉有異疾。忽身生青痕一條。癸熱如傷寒。瀕海漢。蛋家多患此疾。常人咬生豆必覺腥。氣患此者。咬豆不腥。故土人呼為豆咬。有一治法。以針

以下雜載  
篇

刺足彎出血或煎金与服則愈或云近道及防州等  
處亦有此疾曰日腫發一日必死臣書所謂青筋者即是  
本朝之制依唐之禮樂夫人言之而兵農之法亦祖襲  
唐制則無其說矣豈年代之遠不足徵耶唐兵志云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  
兵、唐而為彊騎、

法起自西魏後周而備于隋唐因之武德初折衝中為  
十二道皆置府兵太宗貞觀十年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二十四皆有名号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二  
等兵千二百人者為上府千人者為中府八百人者為下府  
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  
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有校尉

五十人為隊、有正十人為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  
皆自備并其甲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  
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凡畿府兵皆下符  
契州刺史与折衝勅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  
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  
于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  
輒罷兵散於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  
之重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  
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  
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  
浸壞至開元末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共十二萬人  
号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彊騎天寶後彊騎之法又

稍變廢而方鎮之兵盛右批唐治平此唐一代兵制之  
始末也 本朝之制諸國有軍團兵滿千人者置大  
毅一人少毅二人掌檢校兵充備戎具調習弓馬簡  
閱陳列六百人上者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  
唯置毅一人凡兵士十人為一火別置六駃馬五十人  
有一隊正百人有一旅帥二百人有一校尉此唐上中  
下府之制而其曰團曰火曰隊正曰校尉則直仍唐名  
而名大毅少毅則取果毅都尉而已  
接近世律令公移等多用欽字遍檢字書不著其  
義正字通云御音曰欽勅御使曰欽命俗曰欽差明  
皇南錄皇明紀略曰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  
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

以下餘錄

代之迄今為令

大同三年五月甲申衛門佐安倍真直侍醫出雲廣  
貞等撰大同類聚一百卷奉進見日本記略  
大同三年春正月壬寅詔曰觀時改制論代之規往古相  
沿末今莫革故虞夏分職損益非同求之變通何常準  
之有也思欲省司合吏少牧多事致人務於清簡期官僚  
於簡要減內舍人定四十負其畫工漆部二司併內匠寮  
隼人司併衛門府贖贖司併刑部省刑部解部宣從省  
廢宮陶司併大膳職主醬主菓餅宜從省廢鍛冶司併  
木工寮官奴司併主殿寮縫部采女二司併縫殿寮內  
禮司併彈正墨妻候司併鼓吹司內兵庫併左右兵庫  
主者施行等百七職官部十二及  
職員令集解



三代實錄貞觀十三年制定百姓葬送放牧之地其  
一處在山城國葛野郡五條荒木西里六條久受原里  
一處在紀伊郡十條下石原西外里十一條下依比里  
按都邑之中自一條至九條各有疆界今尚井然郡  
鄉之間亦有條里今或難詳檢拾芥抄其制略可攷也  
蓋田以六尺為一步卅六為一段十段為一町卅六町為  
一里卅六里為一條。紀自北而南限卅六條里紀自西  
而東限卅六里町始於良而終於乾亦有圖詳之然  
難遽解大抵方六町者為一里自西列而至三十六里是  
為一條其南又列三十六里是為二條而至于卅六條據  
三代實錄所載則每郡不拘寬狹以此起數其長短  
斜直當時自有算法融通耳今世地名西條四條者

或有之或古之遺循

獨繭 相如賦曳獨繭之禴祀注郭璞曰獨繭一繭

繅也 美濃暨御也土人語予曰蚕之成繭有獨居者

有二三俱居者杜居者其繅最好謂之一繭ヒツクイ好絹用之

予謂所云杜繭者其是乎

振動 周禮太祝辨九舞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

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云或為

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正義振動如字李音董杜徒

弄反今倭人舞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

法亂按此傳聞日本神舞拍手之事以釋古之振動古

有膳氏亦訓拍手蓋取拍手舞神之義人言拍手乃拍

手之誤寫遂致誤訓理或然也儀禮通解及韻會字典

皆載此事而人不知其出於周禮疏：係唐人賈公彥所著。想當時本朝使聘，屢通於唐，故我禮節其所慣看，見而喜之，遂以釋經也。若鄙夷而不取，豈肯竄之於經以證古也哉。

宋朝俸給 宋真咸平間，知制誥楊億上疏言：唐制內外官俸錢支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閑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罷。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歲得其三，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

詔云：吏能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漢百姓唯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切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少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甚可駭也。豈循古之意哉。欲乞百官俸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稍入，可貴以廉。隅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又唐虞之制也。文獻職官考

前代儒紳傳字者：管三紀、寬三耀、文琳、江二可知已。管相公字三紀，長谷雄，其禱于長谷而生，故名。又作叁省，叁昭字寬，三善清行字耀，文屋康秀字琳，大江維時字二音人孫，千古子也。故稱江納言。

日本國大內殿以其先世自我國向慕之誠異於尋常予嘗遍考前史未知出處但新羅殊異傳云東海濱有人夫曰迎鳥妻曰細鳥一日迎鳥採藻海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為主細鳥尋其夫又漂至其國立為妃是時新羅日月無光日者奏曰迎鳥細鳥日月之精今去日本故有斯怪王遣使求二人迎鳥曰我到此天也乃以細鳥所織絹付使者曰以此祭天可笑遂名祭天所曰迎日仍置縣是新羅阿達王四年也我國人之為王於日本者止此耳但未知其說之是非也大內之先恐或出此右一怪筆苑雜記卷二朝鮮徐達城所撰九二卷徐名居止字則中成化中序只孫明皇甫庸近峰同略曰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團花只孫當是也與輟

耕錄所載制飾不同又蔣一葵長安客語曰我朝見下工部旨造只孫八百副皆不知只孫何物後乃知上直校鵝帽錦衣也胤按朝鮮人所撰東國通鑿元大德四年王至上都帝大設只孫宴只孫華色顏色卦會者衣冠皆一色其義始明又元通鑿中亦有只孫衣觀上二書所載明朝六浴其制而不華耳續文獻通考載元冠服之制曰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樂工衛士習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



以下全て  
白紙

